

众目睽睽下的惨剧——

小伙阻止偷窃被砍昏迷

小义(化名)受伤了,是在南京街头见义勇为,遭小偷报复受伤的。两天前,小义和老乡在南京黄家圩铁路桥附近,成功制止了一起窃案的发生,可他遭到小偷围攻报复,被砍成重伤,目前正在武警医院治疗,家人正四处筹集救命钱。



小义躺在医院无钱治疗

上班路上看到小偷伸手

小义是江苏泗洪人,今年22岁的他,在南京一歌厅当服务员,平时租住在沈阳村。前天下午5点左右,小义和老乡小勇(化名)从沈阳村住地出来,准备到歌厅上班。据小勇回忆,当时他和小义走到火车站旁的黄家圩铁路桥附近时,发现两个男子紧紧跟着一名推自行车的女孩。

“两人看上去就不是什么好人,鬼鬼祟祟的,我们当时怀疑两人有问题。”小勇说,就在女孩推车过马路时,其中一男子将手伸向女孩的口袋。发现两人是小偷后,小义和小勇立即跟了上去,准备制止小偷行窃,并提醒推车女孩注意。

还没等两人走到女孩身边,跟着女孩的一男子发现后面有人跟踪,就朝前面伸手的同伙嘀咕几句。听同伙一嘀咕,男子赶紧将已伸进女孩口袋的手缩了回来,推车女孩丝毫没有察觉,小义和小勇便前去提醒女孩注

意,女孩这才发现口袋拉链已被拉开,还好财物未少。

惨遭小偷同伙追砍

就在小义和小勇认为成功阻止了小偷行窃时,意外发生了。不知从哪又冒出三名男子,三人先与先前准备行窃的两人一起,向小义两人围了过来。“我们看情况不对,就往铁路桥附近跑。”小勇说,一边跑,他一边回头看,发现身后已有一群人追来。

两人跑了约30多米,落在后面几步的小义就被四五名男子抓住,开始拳打脚踢,其中一人掏出把一尺多长的砍刀。见此情景,小勇立即回头,准备去解救小义。“他们见我回来,四五个人立即开始追我,我只好又继续向前跑。”小勇回忆,跑了约50米远后,发现那伙人并没追来,再回头一看,小义已倒在了血泊中,而追赶他们的那伙人已分头逃跑。

见小义受伤倒地,小勇立即报警,并拨打了120。民警和120急救人员赶到后,将已

昏迷的小义送到武警医院救治。据医院急诊室的医生介绍,小义被送到医院时,背部和左小腿都被砍伤,失血过多,已经昏迷。为全力抢救小义,医院立即召集外科方面的专家会诊,并为小义实施了手术治疗,并输了不少血。

遗憾的是没有路人帮忙

经医院救治,目前小义已脱离生命危险。记者在武警医院见到了小义。由于背部伤势严重,小义躺在病床上动弹不得,说话也很吃力。据了解,小义脊柱边被砍了一刀,伤口有七八厘米长,约四五厘米深。“里面骨头都被砍伤了,还好没伤及骨髓。”小勇说,小义的左小腿也被砍了一刀,不过伤势不是很严重。

小勇回忆,他们两人被追赶时,很多路人都看到了,“那伙人在围攻小义时,附近也有不少人,可没一个人出来制止,一个个都看着他们行凶后离开。”起初看到小偷追赶小义,那个差点被偷的女孩子曾停下车。后

来估计女孩是看到有人掏出了砍刀,害怕了,才赶紧骑车离开。

“她是个女孩子,害怕也很正常。”小勇认为,当时只要有几个路人出来阻止,小义就不会被砍伤,“人人见贼一声吼,都挺身而出,小偷也不会这么猖狂,光天化日之下伸出贼手。”

对女孩推车离开,小勇并不责怪,他希望那个女孩能站出来,到民警那边说明情况。

医药费是个大问题

小义在南京刚上班不到一个月,没什么积蓄。出事后,在小勇和其他朋友的帮助下,好不容易才筹齐了输血所需费用。还好,虽未及时向医院交钱,但院方一直为小义做各种治疗,并精心照顾。

小义的父母都是农民,听说儿子出事后,前晚,老两口连夜从泗洪赶到南京。得知儿子脱离生命危险后,老两口终于松了一口气。可面对巨额的医药费,小义的父母一筹莫展。小义的父亲称,目前院方通知他们,最少先要筹集5000元交给医院,可他找了不少亲朋好友,目前也没筹到足够的钱。

“根据小义目前的伤情,完全康复出院,至少得花上万元钱,我们都不知道到哪里去筹集这笔钱。”小勇说,即使抓到凶手,等法院判下来,也要很长时间才能拿到医药费,要是对方没钱,医药费就没着落。

目前,警方正在全力侦查此案。

快报记者 李绍富 文/摄 (周先生爆料奖 150元)

反抗无效,聊天感化

女大学生孤身斗退色狼

一名女大学生正独自在租来的房屋内睡觉时,突然闯进来一个只穿内裤的男子。女孩如果不反抗,或者反抗失败,不仅财物会被抢,自己也会遭到凌辱。在这种情况下,女孩勇敢机智地和男子进行对话,几次用话语镇住了男子。最后,女孩很好地保护了自己,男子也很快被警方抓获。

屋里潜入歹徒

26岁的周海明,安徽省阜南县人,暂住南京西门口附近,平时在小区里以收旧品换钱为生。然而,周海明有了钱就迷上了老虎机,几个月时间,将挣来的钱全部输光了。

今年8月6日晚上11点左右,周海明来到南京大学附近一个小区里。推开六楼的一扇房门后,却发现里面空荡荡。周海明失望地来到阳台,看到隔壁的阳台上晾着女孩的衣服。他打起了主意,先将自己衣服脱光,只剩一条内裤,然后爬到了隔壁阳台上。

周海明进了房间正在翻找时,突然听到开门声。他吓了一跳,立即躲到了床底下。大约十几分钟,他听到有人正在洗澡,他不知道屋里的人是男是女,不敢轻举妄动。他悄悄地来到客厅,吃了桌上的一个苹果,然后继续找地方躲了起来。

半小时后,周海明听到关灯声音,就悄悄出来,手里握着水果刀,推开卧室的门,看

到床上睡着一个女孩。

第一次较量

周海明来到女孩跟前,看着女孩睡得正香,竟然上前亲了女孩一口。女孩醒过来,看到眼前站着一个赤着上身手里持刀的男人,吓得大叫起来。周海明急了,连忙扑上去掐着女孩的脖子,想阻止女孩的喊叫。

女孩还是拼命挣扎,让周海明感到恼火,他将手里的刀架在女孩的脖子上,大声地说:“不许叫,否则我对你不客气。”女孩并没有被吓住,反抗时手臂被刀划开了一道口子,但她成功地将刀打落在床上。周海明一看对方不肯就范,干脆推倒女孩,双手掐住她的脖子。女孩被掐得喘不过气来,知道反抗没有用处,只会给自己带来更大的伤害,于是停止了挣扎。周海明松开双手,从床头的微风吊窗上扯出电线,将女孩的双手从背后捆住,并用布带捆住女孩的双脚。做完这一切,周海明跪在床上,拉开女孩的睡衣实施猥亵。

正当周海明准备采取进一步行动时,女孩突然说:“你不要这样,你要是强奸了我,你的罪就大了。”周海明停止了行为,女孩继续说:“你还年轻,不应该干这样的事,你要是干了这样的事,你完了,我也完了,我就跳楼自杀。”女孩的话让周海明感到了害怕,他站起

来说:“我不强奸你,你也不要害怕。”女孩见周海明退却了,知道自己的策略起了作用,她继续与周海明进行聊天式的交谈。

周海明说自己才25岁,家里很穷,平时经常玩老虎机赌博,打工赚的钱都输掉了,今天来这里是想要钱回家。女孩立即告诉他,钱在自己的包里,若不够的话,卡也可以拿走,并告诉了周海明一组号码。周海明拿走了包里的75元现金,说:“我只拿你的钱,不拿手机和卡,但你不能报警,不能动,否则我就杀了你。”说完,用毛巾将女孩的嘴堵上,这才回到原先脱衣服房间里,将衣服穿好后,来到院子里,却发现大门锁上了。由于出不去,周海明只好又返回到了女孩的房间。

第二次较量

女孩听到对方下楼的声音后,将脚上的布条挣脱,把嘴里的毛巾吐了出来。背着手将房门打开,准备到七楼求救。这时,周海明突然出现在她面前,女孩吓得愣住了。

周海明将女孩拉回了屋里,又将女孩的双脚捆住,说:“你不是说不跑的吗,怎么还跑?”女孩知道此时必须将对方向情绪稳住才行。她小声说:“我不是想跑,也不是想报警,我手疼,想找人帮我解开。”说完这话,女孩看看周海明,感觉自己的话收效不大。于是女孩接着说:“我还年轻,我小时候吃过不少苦

才有的今天,我不想死,同样,你也还年轻,为什么不趁着年轻出去找一个工作做呢?”

女孩的话让周海明感到犹豫不决,他没有说话,但女孩看得出来他很矛盾。女孩知道必须再趁热打铁,她说床下有瓶冰红茶,她口渴想喝水。周海明从床下果然找到了一瓶冰红茶,拧开瓶盖给女孩喝了几口,剩下的自己全喝了。

看到周海明冷静下来,女孩不停地与周海明谈如何找工作以及做人的道理。十几分钟后,周海明决定走,但是没有钥匙出不去大门。女孩说:“钥匙在我包里,你拿去好了。”周海明临走时,用毛巾将女孩的嘴堵上,并拿走女孩的手机,并在当天乘车到了当涂县,将手机卖了200元。

周海明离开后,女孩跑出屋子,来到学校的实验室门口,同学帮她报了警。民警在现场勘查后,发现了周海明留下的指纹,并存入指纹库。后来,周海明逃回老家待了一阵子,感到风声已过,又来到南京打工。今年11月13日晚上,周海明在洪武路实施盗窃时被警方抓获。民警经过指纹比对,发现周海明就是8月6日入室抢劫的嫌疑人,周海明只好如实地交了自己的犯罪事实。近日,周海明因涉嫌抢劫、强制猥亵妇女罪被南京市鼓楼检察院依法提起公诉(文中当事人均为化名)通讯员 李国田 小马 快报记者 吴杰

父亲多病缠身没钱治,哥哥姐姐上学成问题

12岁男孩弃学卖身

“好心人买俺吧!只要能给钱让俺爹看病,让哥哥、姐姐能正常上学,买俺回家让俺做啥都行。”母亲跟人跑了,父亲又重病在身,哥哥、姐姐上学也成了问题,睢宁县魏集镇12岁的少年臧兵(化名)弃学离家来到南京,街头“卖身”……

少年“自卖”路人动容

昨天上午10点多,一个10多岁的小男孩提个黑包走到鼓楼广场,慢慢脱掉外套拿在手里,寒风中冻得瑟瑟发抖。这时,路人诧异地发现,小男孩展示的外套里面缝着一块污脏的白布,上面用毛笔写着“自卖”两个醒目大字。

有位老大妈上前询问情况,小男孩突然放声大哭。在多位路人的劝慰下,他才哽咽地说:“俺家里太穷了,妈跟人跑了,爹患病没钱治,俺想卖了自己,换钱给爹看病,让哥哥、姐姐能正常上学。”听了小男孩这么一说,老大妈当即流下了热泪。

从小男孩断断续续的诉说中,众人得知他叫臧兵,今年12岁,正读小学六年级,是苏北睢宁县人,来南京好几天了,早已身无分文。

几位路人怕男孩冻坏了,要他穿起外套,但流着鼻涕的臧兵摇了摇头:“好心人,买俺吧,俺一定会听话不调皮,给你做个好儿子的。”

有路人不忍看到这一幕,赶紧拨打电话报警。片刻后,民警赶来将臧兵带往鼓楼派出所了解情况。

爹重病在身,娘跟人跑了

在鼓楼派出所,臧兵一脸忧伤,不时抹泪。臧兵称,他的父亲臧刚(化名)已60多岁,年轻时因为家里穷没讨到老婆,在快50岁的时候,才和一个小自己20多岁的贵州女人结婚,婚后生下了3个孩子。“俺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,他们正读初中。”

“刚开始家里的日子还可以,俺爹生病后花掉了许多钱,就变穷了。”臧兵哭诉,几年前,妈妈离家出走,和10多里外的一男子同居生活,父亲重病在身不能下床,家里的生活来源便断绝了,父亲带着他和哥哥多次去找母亲,可母亲是铁了心和别人过不想回家。“俺爹和俺妈没有结婚证,到法院告了俺妈和那个男的,但没有告赢。”

父亲患有坐骨神经痛、冠心病、肺病等多种疾病,没钱治疗只能等死,他和哥哥姐姐如果不是靠镇里救济,早已辍学了。

臧兵说,他和父亲打了声招呼,便瞒着哥哥和老师、同学,出来“自卖”了。

寻找买家,露宿街头

臧兵称,12月11日清晨,他收拾好衣服,在外套里缝上“自卖”布幅,从父亲的

钱包里掏了30元钱,步行两个多小时到了睢宁汽车站。“俺要坐车来南京,南京大城市有钱的人多,俺想那里能有人出钱买俺。”

“客车老板问俺要50元,哀求了好长时间,俺把仅有的30元都给他了。”当天下午,身无分文的臧兵来到南京,看着大街上川流不息的车辆和熙熙攘攘的人群,他不知如何是好。“有许多人看到俺是‘自卖’,很少有人相信俺,以为俺是乞丐,也有少数人随手丢给俺一块、五毛的。”

臧兵说,自己没钱,到了晚上只好露宿街头。“第一天晚上,有个好心人买了两个包子给俺吃,劝俺到救助站让人送回家,俺没有答应。”

据臧兵称,自从11日下午到南京,他5个晚上都是露宿街头,“俺被冻得难以睡着,一想到家里的样子就直哭。”臧兵说,“俺爹养我12年,谁要能给俺爹养我12年的费用,俺就跟谁,可没有一个人敢买俺的。”

离家前跟父亲打过招呼

为了证实自己的身份,臧兵还向警官出示了自己的身份证、户口簿复印件,以及他父亲和母亲打官司的材料。然而,女警官联系上臧兵的父亲时,对方却表示没有钱到南京接回儿子。

臧兵父亲臧刚在电话中告诉记者,自己和臧兵母亲没有领结婚证。“自从老婆跟人跑了,俺又不能干活挣钱,家里的地荒了,从春节到现在,家里连一顿鱼肉也没有尝过。”

臧刚称,家中3个儿女的上学全亏了当地政府救助,免了部分学费。“唉!学费免了点,可还要吃饭啊。3个孩子每天上学只能吃两顿饭,大多是今天和这位同学凑一顿,明天和那个同学凑一顿,从来没有吃过早餐。”

“小娃走之前和俺商量过,他说‘爹,俺跟人过吧,俺重找个人家给人做儿子,让他们给你点生活费算了’,我也同意了。”臧刚说,只希望儿子找个好人家,不再跟着自己受罪。

当地政府表示会加大救助

“他家的确很困难。”昨天下午,睢宁县魏集镇政府值班人员在电话中告诉记者,臧刚有一只手是残疾,而且身体多病。“臧刚曾找过镇政府,称自己养不起3个孩子,想把孩子卖了或送人。前两天,他的女儿还哭哭啼啼来到镇里,说家里没饭吃。”

该值班人员称,当地政府也对臧刚家进行了救助,免了3个孩子上学的书本费,大儿子的在校生活费也免了。“我们会想办法对他们家加大救助,让臧兵能重返课堂。”目前,南京警方已联系了救助站,准备将臧兵送回家。

(于先生爆料奖 150元) 快报记者 陈泓江



小男孩自制的“自卖”布幅

快报记者 陈泓江 摄